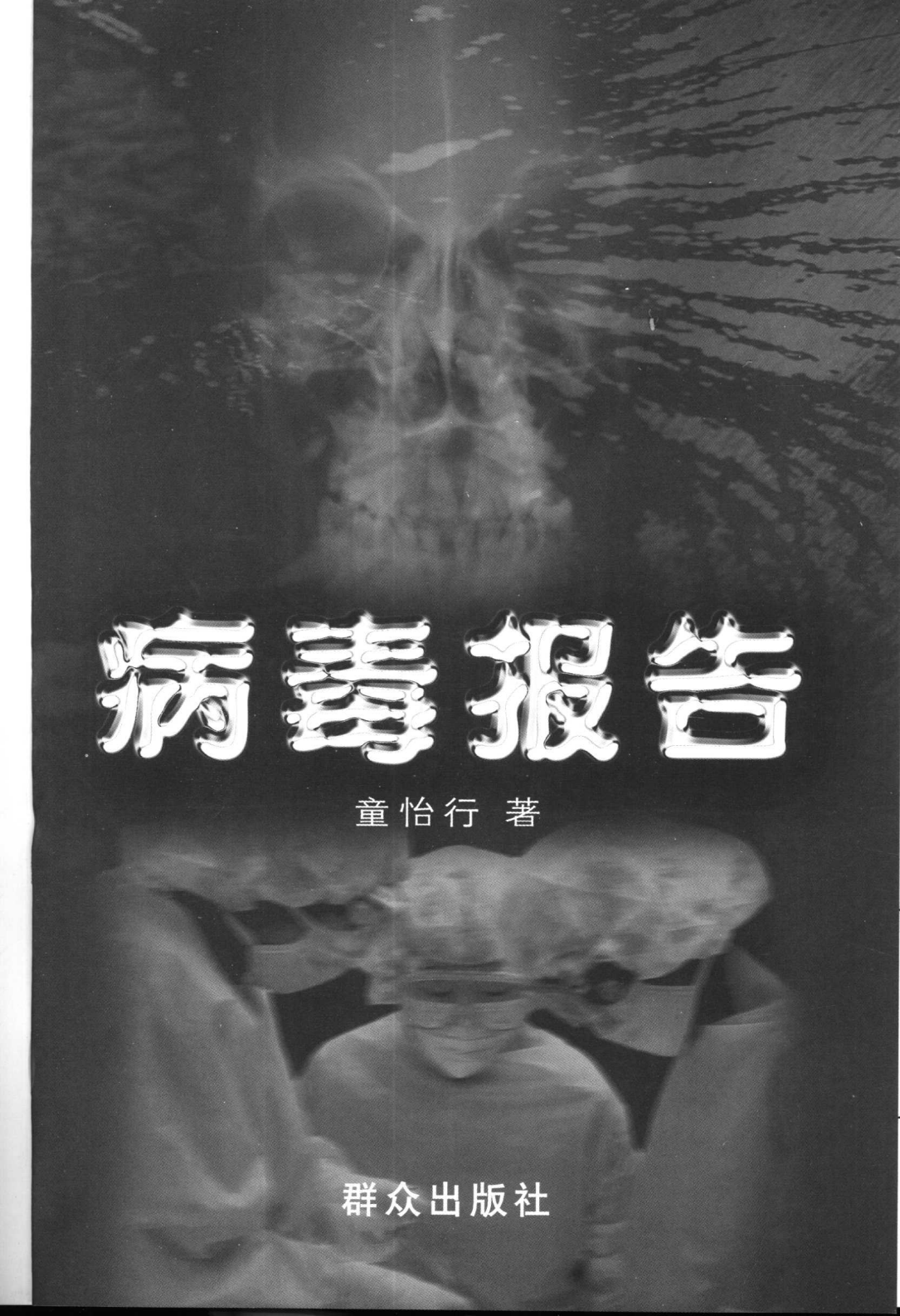


童怡行 著

病毒报告

群众出版社



病毒报告

童怡行 著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病毒报告 / 童怡行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7.1

ISBN 978-7-5014-3849-5

I. 病… II. 童…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19635 号

病毒报告

著 者: 童怡行
责任编辑: 连玉泉
封面设计: 王 子
责任印制: 连 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hs.com
信 箱: qzs@qzchs.com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292 千字
印 张: 11.75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4-3849-5 / I · 1601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23.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内容简介

继 SARS 病毒之后，一种新的病毒袭击了三江市。三江市又陷入一片极度的恐惧和慌乱之中。此时，三江市医院呼吸道疾病传染科主治医师左剑锋一家的生活和工作也彻底被打乱了。他家的一只宠物猴子神秘失踪。两个孩子在学校失踪。左剑锋在回家的路上出了车祸，随后也神秘失踪。妻子米丽因为照料生病的学生，被感染上了 NFVS 病毒，住进了三江市医院。医院里充满了异常诡谲的气氛。米丽在病房里也失踪了。

尤其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有些动物开始表现异常。三江市动物园里的所有动物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一个又一个案件变得扑朔迷离。

更为惊异的是，一只乌鸦闯进了公安局肖向恩局长的家中，并留下了录音。通过对录音的仔细分析，肖向恩局长决定对北山进行一场地毯式的搜查。三江市所有的警察、武警以及驻守三江市的野战步兵全都投入了战斗。一场生与死、人与兽、正义与邪恶之间的较量开始了。猴子、蛇、吸血蝠、秃鹫、老鼠向搜山队员发出一轮又一轮攻击。而此时，所有的通讯信号全部失灵，电力中断，不仅给搜山工作带来巨大困难，而且三江市也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后果不堪设想。搜山队员在险恶与困难面前勇往直前，一步一步解开了隐藏在北山之中的巨大秘密：一个有计划有目的的以动物保护委员会为名义的邪恶组织出现了。这个组织妄想用病毒摧毁三江市，继而实现其可怕的野心。



米丽拉开粉红色的窗帘，推开朝向街道的一扇窗子。现在是早上6点多钟，阳光柔和地从窗口照了进来。她下意识地朝窗子下面的街道望去，街道上的行人已多了起来，使她吃惊的是，人群中戴口罩的人明显增多了，几乎是昨天的一倍。更让她忐忑不安的是在街道上驶过的大部分车辆，挡风玻璃上粘贴着“车已消毒”的字样。她皱了皱眉头，看来事情开始严重了。她低头沉思了一会儿，然后把窗户完全打开，闷闷不乐地离开窗口，打算给剑锋打一个电话。她走过去，拿起桌子上的电话听筒。

这时，她听到从餐厅里传来她那宝贝儿子小辉和宝贝女儿亚妮拌嘴的声音，尤其是她那个宝贝儿子，早上把他从被窝里弄出来，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她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连哄带骗，总算让他穿上了衣服。这会儿八成是他刚刚从卫生间里出来，就和姐姐发生了争执。

“你坐到我的座位上啦。”小辉在餐厅里不满地叫起来。

“我没有！”亚妮不甘示弱。

“而且你用了我的饭碗。”

“这不是你的饭碗。这是妈妈指定的！”亚妮针锋相对。

“你是赖皮！”小辉把椅子弄得噼啪直响。

米丽的头开始隐隐作痛。“好啦，宝贝们，不要再吵了，好不好？赶快吃完饭，还要去上学呢。”天，剑锋不在家，简直乱成一团糟。

“哼，我才不和你一样呢。”亚妮终于让步了。

“嗨！你坐到贝贝的位置上啦。”小辉简直欺人太甚。

“妈妈，他又要喂他那只猴子啦。”从餐厅里传出亚妮大声的抗议。她不喜欢和贝贝在一起，它全身是毛，爱蹦乱跳，还不时地从她手中抢东西。

“好啦，闭上你们的嘴巴！”米丽握着话筒朝餐厅怒气冲冲地喊。“我要给你们的爸爸打个电话。”

“你拿爸爸来吓唬我们吗？可他够不着，他在医院里。”小辉不怀好意地说。然后，他吃吃地笑出声来，还模仿着猴子“吱吱”的尖叫声。

“它抢了我的面包！”亚妮发出惊呼声，“该死的贝贝。”

天呀，我压根儿不该要两个孩子！米丽忿忿地想。她扭过脸去，不再理会他们的吵闹，开始摁电话号码。

医院值班室的电话拨通了，没人接。但她没有挂电话，固执地把话筒攥得紧紧的。已经有五天没有和剑锋联系了，无论如何也得找着他，真担心他会出什么意外，米丽紧张地想。虽然剑锋向她保证自己会安然无恙，但她却心神不宁。她反复拨打着那个熟悉的号码。时间一秒秒过去，她足足拨了有三分钟时间。谢谢地终于有人接电话了。

“喂，你好，这里是三江市医院，请问你有什么事吗？”一个女人疲惫的声音。看样子她好像几天没有睡觉似的。

“我……请你……麻烦你给我找一下左剑锋医生……”米丽急促地说，她不知道自己为何如此紧张。



“你是谁？”

“我是他的妻子，我……我有几句话要问他。”我已经有好几天没有和他通话了，我要证实他平安无事，还有我得问问他，关于孩子们的事。他们是否该戴口罩，吃什么样的药，天呀，我在这方面一窍不通。孩子们真让我操心。米丽伤心地想。

“你是他的妻子？”那个女人明显地带着惊诧的口气问。

“是的，麻烦你叫他……”米丽迫不及待地说。

“很……抱歉，自从昨天下午我就再也没有见到他……”她声音沙哑。

“你说什么？”米丽几乎要跳起来。

“据说……他进了隔离区……”

“隔离区……”米丽打一个冷颤。

“具体情况我也说不清楚。你知道我们现在都很忙。这样吧，你把你的电话号码留下，一有他的消息，我马上通知你。”那个女人心怀歉疚地说。

“嗯……好吧。”米丽好久才愣过神来。“我的电话号码是2863999……”

“我们会及时通知你的。”

“等等，”米丽忽然想起了什么事似的，她焦急地问，“他……他不会出什么事吧？”

但对方已经挂了电话，听筒里传出“嘟嘟”的忙音声。米丽呆然木立，好大一会儿才放下手中的话筒。菩萨保佑，保佑他千万不要发生什么意外！然后她离开卧室，心事重重地踱到餐厅。她的两个宝贝孩子还有贝贝正坐在餐桌旁吃得津津有味呢。

“妈妈，你脸色苍白，好怕人耶！”小辉停下手中的筷子看着米丽大声说。

“没……没事的。”米丽费了好大劲才把自己的想像力从医院拉了回来，这才发现自己身处餐厅。小辉坐在上首，一副老板



毒 报 告

的派头。贝贝则神气地坐在他的右手，正在剥香蕉皮，而且把香蕉皮扔得满地都是。而亚妮满脸委屈地坐在餐桌另一端的桌角旁，正泪水汪汪。米丽鼻子一酸，差点儿掉下眼泪。有剑锋在该多好，宝贝女儿就不会受欺负了，小辉也不会横行霸道。

“小辉，你又在欺负姐姐了？”米丽嗔怒地说。

“我没有，妈妈。是她自愿坐到那儿去的。”小辉努了努嘴。

“他是个骗子！”亚妮没有好气地说。

“你是个骗子！”小辉站起身用筷子指着姐姐道，“妈妈，她刚才还骂了贝贝，说它是个‘红屁股’。”

“好啦，孩子们，不要再吵了。听着，现在已经是7点20分了，难道你们非要迟到不成？”

“妈妈，我不吃了。”亚妮推开饭碗离开餐桌。

“我也不吃了。”小辉也赌气地离开座位。

“我求求你们啦。”米丽无可奈何地说，“你们总该把碗中的饭吃完吧？”

“我已经饱了。”亚妮朝她的卧室走去。

“我也是。”小辉也离开了餐厅。

“你们……”米丽再没有一点力气去管他们啦，她一屁股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贝贝把最后一截香蕉塞进嘴里，瞅了米丽一眼，知趣地溜下座位，跟随小辉离去。当它走到餐厅门口时，很潇洒地把长臂一挥，一块香蕉皮被抛向空中，最终落在了米丽面前的餐桌上。

米丽恨得牙根疼，总有一天，总有一天我会把他们一个一个撵得远远的，一个也不剩！

“妈妈，我的书包烂了个大窟窿。”小辉在卧室里抱怨道。

“倒霉！”亚妮在她的卧室里恶毒地说。

米丽的头又开始疼了起来，她强打精神，一边收拾餐桌上的



碗筷，一边对两个孩子嘱咐道：“听着，我把口罩装进你们的书包里了，不要忘记戴，不要到人群多的地方去，不要到游戏厅、网吧……”

“知道了，妈妈。”亚妮不耐烦地说。

“老生常谈！”小辉尖酸刻薄。

米丽哭笑不得，她把碗筷收拾进洗碗池。“放学后早点回来……”天呀，自己这是怎么啦，就像个老太婆似的，唠叨个没完。这时，亚妮从卧室里哼着歌走了出来，一直走到米丽背后，她停了下来。

“妈妈，你和爸爸吵架了吗？”亚妮一反常态，懂事似的问。

“没有。怎么啦？”米丽停下手中的活，奇怪地看着亚妮。

“没什么，我只是随便问问。”亚妮说完，又哼着歌儿走了。

随便问问！米丽张口结舌，呆呆地看着女儿推开客厅的门，跳到了大街上。“不要乘公共汽车……”但她看到女儿正朝一辆公共汽车招手呢。米丽气恼地摇了摇头。

“我会到老师那儿告她状的。”小辉突然在米丽的后面说。

米丽转过身。小辉更加令人气恼，贝贝正缩头缩脑地蹲在他的肩头，两只小手紧紧地抓着他的衣领。

“你这是……”米丽不解地问。

“妈妈，我……要带贝贝和我一块儿去上学……”小辉吞吞吐吐地说。

“不行！学校有规定，不准带宠物去学校。”米丽斩钉截铁地说。

“可……我……怎么不知道。”小辉嘟哝着说。

“你迟早就会知道的。听话，让它呆在家里。”

“它会饿着的……”小辉不情愿地说。



NEWS 病毒报告

“不会的，它不会饿着的。我会给他准备好多香蕉，放在你的卧室里，还有……”

“还有橘子？”

“对。”

“还有牛奶？”

“当然。”

“这样子，我就放心了。好吧，贝贝，看来我不能带你到学校去了。”小辉难过地拍了拍贝贝的脑袋。“听话，你呆在家里吧。妈妈会给你准备好多好吃的。”

贝贝紧抓着小辉衣领的手松开了，然后跳到了地上。

“再见。”小辉弯下腰对贝贝说。

贝贝朝他眨了眨杏仁似的小眼睛，然后“吱吱”地叫了两声，淘气地抓了一下小辉的衣服，便返回了卧室。

“真是个好孩子。”米丽夸奖说。

“妈妈，假若有一天我到你的学校里去上课，你会答应我带贝贝一块儿去学校吗？”小辉仰起脸问。

“嗯，宝贝，我们三年以后再谈这个问题行吗？”米丽严肃地在他身旁蹲下来，帮他把书包背好。“现在的问题是你要听话，我期待着你早点儿进入市直中学。还有，上课时不要忘了戴口罩。”

“你也这样要求你的学生吗？”小辉天真地问。

“是的。”

“好吧。妈妈，还有一件事，我想问问你。”

“什么事，宝贝？”米丽感到好笑。

“爸爸在电话里给你说了些什么？”小辉认真地问。

“他……他什么也没说……”我没有找到他，怎么和他说话。

“真的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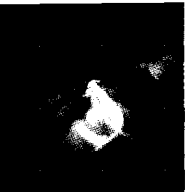
“是的，宝贝，我想……下次肯定会说的……”米丽安慰着儿子，但更像安慰自己。

“他真是个蠢蛋！”小辉生气似的大叫道。

“你……你……说什么？”米丽目瞪口呆，她愕然地看着儿子离去，经过大门口，上了街道。天，他在向一辆出租车招手！而他们住的地方离学校仅咫尺之距。

一切都乱套了，她控制不了局面！米丽精疲力竭，她从地上站起来，把碗从洗碗池里捞出来，瞥了一眼墙上的挂表。天呀，表针已指向7点50分了。她慌忙擦了擦双手。要迟到了，她想。她迅速地离开餐厅，收拾好自己的挎包。然后她急速地穿过客厅，就在她拉开屋门之时，她看到了贝贝可怜兮兮地蹲在客厅的正中间，它仿佛不解地看着发生的这一切。米丽忽然想起，她居然忘了给贝贝准备午餐，那串香蕉被她关在冰箱里了。

对不起，米丽歉疚地想，可现在已经来不及了，我要迟到了，贝贝。不过，我中午会抽空回来一趟的。她想着，然后把门拉上，就在她关上房门的一瞬，她看到稍微有点儿暗的客厅里明显地凸现两只发黄的眼睛，那是贝贝的眼睛。米丽为之一惊，她仿佛看到它在向她发笑，它的笑似乎有点儿怪异。她猛然而快速地紧紧地把房门锁上，然后直奔大街，朝开往学校的112路公交车站小跑而去。



NEWS

病毒报告

二

三江市市直中学门口挤满了学生，还有前来亲自为学生保驾护航的家长，他们驾驶着各式车辆，塞满了校门口的马路。自从病毒闹得人心慌慌以来，这种现象日益严重。家长们以为亲自驾车送孩子们到校，比坐公交车安全得多。在学校门口，师志勤校长忧心忡忡地看着陆续进入校门口的学生，还不时地朝公交车停靠的车站望上一眼。现在是上午7点50分，距上课时间还有5分钟。米丽要迟到了，他想，而我还有一肚子话要给她讲。

而此时米丽心急如焚，在她看来公交车慢得就像一条蠕动着蚯蚓。她靠窗而坐，打开车窗，让窗外的凉风吹向自己的脸颊，这让她清爽了许多，早上的一幕也渐渐地被抛到了脑后。公交车内乘客并不多，但一半以上的乘客都戴着口罩，他们看上去滑稽可笑，但米丽却笑不起来，想想自己被困在医院的丈夫，就足以说明事态的严重性。现在摆在她面前的，又是什么样的情景呢，她不知道。

“市直中学车站到了，有下车的乘客请准备下车。”公交车售票员悦耳的声音。



米丽站起身，她抓好身上的挎包，在晃动的车厢内移到车门口。少顷，车子便停在了站牌前面。车门刚刚打开，米丽就夺门而出，然后，急速地朝学校门口奔去。

“米丽，米丽……”

米丽驻足倾听，仿佛有人叫她。她在乱哄哄的人群中寻找着叫他名字的那个人。

“米丽，你终于来了。”

“是……”她看到师志勤校长出现在她的身旁。“师校长，对……不起，我迟到了……”米丽抱歉地说。

“没……没有什么。”校长微微一笑。“你看上去有点儿疲惫。”

“没……没有……”米丽难为情地说。她知道自己在说谎，换了谁都会疲惫的。

“你的两个孩子都好吗？”校长一反常态地问。

“很……好……”米丽越发不自在。她瞅了一眼校长，很快又把眼睛转向别处。校长40多岁，正值壮年，但他的脸上已出现了多余的皱纹，这让他显得更加从容与练达。他话语不多，但有风趣。

“你的丈夫也好吗？请原谅我这样问你。”校长转过头，望着最后一批进入校门口的学生。

“很好。”米丽极快地回答。自己看上去有点儿神经质，她想。

“嗯……他给你说起过什么没有？我……是指最近流行的，也许是疾病。我们只不过是想了解更多一点儿……”校长欲言又止。他不好意思地瞅了瞅米丽，仿佛要从她脸上看出什么来。

“嗯……没有，我……没有找到他，他总是很忙……”他在隔离病房，照看那些病人，他没有时间呆在办公室里听我的电话，米丽辛酸地想。



NEWS 病毒报告

“米丽，其实我不该问你这些问题，只是最近有点儿风声，看上去事情不大妙。”校长把双手交叉起来说道。

“我明白……”米丽知道，校长想通过自己了解更多的情况。谁让自己的丈夫是医生呢，可是自己对此一无所知，甚至一连几天没有丈夫的任何消息。

“嗯。”校长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假若你知道的话，我是指一些真实情况，你能告诉我吗？因为我们要对几百名学生负责。”

“好吧。我会的。”我也要对我的学生负责，米丽想。

这时，上课的铃声响了，校园里空无一人。

“你去吧。”校长温和地一笑。“不要忘了戴口罩。”

“谢谢。”米丽快速离开校长，三步并做两步朝二年级教室奔去。她一边奔跑一边伸手到挎包里找口罩。挎包里除了教课书以外，哪有什么口罩！这时，米丽忽然想起，自己居然把口罩忘在了餐桌上。

米丽苦笑一下，她已经到了教室门口。她把挎包从肩上取下，掂在手中，然后推开教室的门，走了进去。

“米丽老师好！”同学们像以往般齐声道。

“同学们好！”米丽一步跨上讲台，面带微笑地看着讲台下坐着的一排排学生，其中大部分都戴着口罩。“都到齐了吗？”她看了看班长问。班长是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

“报告老师。”那个男孩站起来回答道，“都到齐了。”说完后他自行坐下。

米丽打开挎包，取出教课书，她准备上课。

“报告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坐在后排的一个学生站了起来。

米丽顺声望去，一个男生大大咧咧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他取下了挂在耳朵上的口罩。米丽知道他是班上最多嘴多舌的学



生，名叫朱军，同学们都管他叫“多嘴舌”。

“你有什么问题？”米丽放好课本，看着他说。

“请问，你为什么没戴口罩？”他一本正经地问。所有的同学都扭过身，吃惊地看着他。

“我……我原本是想戴的，但被我忘在家里了。对不起。”米丽难堪地回答。“再说……我得讲课，妨碍……”

“情有可原。”朱军恶作剧说。“还有一个问题，我爸爸老是咳嗽不止，请问这是中病毒的前兆吗？”

“这……恐怕得去看医生。”米丽迟疑了一下说，“让医生去诊断。”要是自己知道得多点，就能回答这个问题了，米丽想。

“可是，妈妈说这种情况是爸爸抽烟抽的。”朱军说完，教室里便发出哄堂大笑。

“你爸爸抽烟吗？”不知为什么，米丽又问一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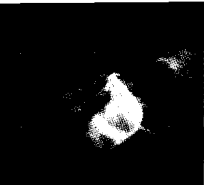
“抽得可凶啦。”朱军说，“但他今天抽不成了。”

“为什么？”

“因为妈妈要和他离婚。我爸爸最害怕离婚啦。”朱军说完，教室里又响起一阵大笑声。

“好啦，朱军同学的问题问得非常好，请坐下。同学们，请大家坐好，把语文课本翻到第56页……”米丽清了清喉咙，她强迫自己把纷乱的思绪调整好，然后抓起了教课书。

然而要完全集中自己的精力并非易事，她不时想到丈夫。他在医院里做什么？他是否有危险？亚妮和小辉是否戴上了口罩？还有贝贝，它的两只眼睛不时地在她眼前闪现，她觉得自己头晕目眩。天呀，自己这是怎么啦？得了恐惧症？还是多疑症？她不得不再次放下课本，中断朗读。她伸出手摸了摸前额，一点儿不发烧！她试着再次朗读下去，但是穿着白大褂的丈夫再次闯进她的脑海，她轻轻地叹了口气，看来自己无法再读下去了。“同学



毒 报 告

们。”她几乎虚脱地说，“剩下的课文由你们自己去读了，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提问……”

“老师。”朱军又站了起来。“你的脸色难看极了。”

“谢谢，我……没事……”米丽禁不住鼻子一酸。无论如何我得坚持住，不要让脆弱的情感与惧怕把我击倒。“请同学们认真阅读课文。”米丽强打精神站直身子说。

米丽教完课后，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办公桌上堆放着学生昨天上交的作业，这些作业足以让她批改到中午放学。她坐到办公桌前，旋开钢笔帽，拉过一个学生的作业本。然而，这时她才发现，自己根本无法集中精力，她甚至不能断定每道题答案的对错，这使她有点儿烦躁，更让她烦躁不安的是，她无法和丈夫通话，不能和孩子们通话，她在为他们担心，还有贝贝！她歪靠在椅子上，抬头看了看墙壁上悬挂着的四方形挂表，现在已经是上午10点35分，再过一个多钟头，她就能回家了。虽然校方规定中午是不允许回家的，可今天是个例外，因为家里有个贝贝，她早上慌里慌张，没有给贝贝留下充足的食物，假若不回去的话，它会饿晕的。另外，她也可能要承受来自儿子的指责，因为贝贝是他最好的朋友。真累呀，剑锋，我向来没有这么操心过，假若你在家该有多好呀，她想。就在她胡思乱想的时候，有人在敲她办公室的门。

“请进！”她在椅子上坐正，盯着发出声响的木门把手。

把手慢慢旋动，随后门锁发出“咔嗒”声，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师志勤校长出现在门口。

“你在批改作业？”他看了看米丽手中的钢笔说。

“是的……有什么事吗，师校长？”米丽连忙从椅子上站起来说。

“是这样的，我来通知一下，我们决定要利用中午时间召开一个简短的会议。”



“会议？”米丽脱口而出，她可不希望召开什么会议。

“是的，事情越来越紧急，你知道，校方的压力越来越大。早上我问了你一些问题，希望你不要介意。”

“怎么会呢，嗯……我没能够帮你什么忙。”米丽急忙答道。

“这不怪你。我原以为你丈夫在医院，你会知道的更多。”校长微微一笑。“总之，事情越来越糟，电视上连篇累牍地报道有关正在传播中的疫情，已引起全市人民的警觉。上级也给我们发出了警报，我们应该有所应对才是。”

电视？天哪，我忙得连电视都忘看了。“你……说的对……”米丽惶惑地答道。

“我希望你中午能够参加，而且你要……”

“恐怕不行，校长。”米丽突然打断校长的话，“恐怕不行。”她张大眼睛。

“为什么？”校长诧异地看着她。

“因为……因为我要回家。”

“回家？你要照顾你的孩子们吗？他们不是中午在学校用餐吗？”校长疑惑地看着她。

“他们在学校用餐。但是……不是……我的孩子……”米丽觉得自己肯定面红耳赤。

“不是你的孩子？”校长更加糊涂了。

“是的。”米丽低下头。

“那么，他是谁？”

“它是贝贝，一只猴子。”校长肯定不知道我还养了只猴子，该死的猴子！这一切都怪小辉，他不该把那个毛绒绒的家伙从山上领回家里来。当初我只是可怜它，才同意小辉把它留下来，可现在却养虎为患。

“猴子，你养猴子？”校长突然放声大笑，因为他觉得可